

西方政界要人 谈和平演变

修 订 本

辛 灿

西方政界要人谈 和平演变

(修订本)

辛 灿 主编

新 华 出 版 社

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

(修订本)

辛灿 主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二〇九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46,000字

1989年7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5011-0540-5/D·91 定价:4.90元

(限国内发行)

6078/11

编 者 的 话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就开始推行它的“和平演变”战略,以促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化,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界要人,历来不仅直言不讳,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因此,很有必要看一看他们的有关言论,可以从中了解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目的、策略和手段,从而提高警觉并加以抵制,坚持建设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9年,我社将西方政界要人的言论摘编成《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一书,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该书早已售完。为了满足读者要求,现在我们收录了西方政界要人近两年来的一些有关言论,摘编入本书,作为《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的修订本,提供给读者。

为便于读者了解和研究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

变”战略，我们摘录的这些西方政界要人的言论中，攻击、诬蔑社会主义的词句，均保留原样，相信读者是能够加以鉴别的。

本书在编辑工作上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1 年 10 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 杜勒斯在美国国会的证词(1953年1月15日) (1)
- 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1957年7月2日) (3)
- 杜勒斯在美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说
(1958年1月16日) (7)
- 杜勒斯在白宫发表的声明(1958年10月24日) (9)
- 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1958年12月4日) (12)
- 肯尼迪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1957年8月21日) (14)
- 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的演说(1959年10月17日) (17)
- 尼克松著作《真正的战争》(1980年5月) (21)
- 尼克松著作《领导人》(1982年10月) (24)
- 尼克松著作《真正的和平》(1984年) (26)
- 尼克松文章《与苏联竞争的六种方法》
(1988年3月13日) (39)
- 尼克松文章《必须使东欧获得自由》
(1988年8月28日) (44)

尼克松著作《1999:不战而胜》(1988年)	(49)
尼克松文章《美国的对外政策:布什的日程》 (1989年)	(66)
尼克松文章《美国应当帮助戈尔巴乔夫吗?》 (1989年12月18日)	(68)
尼克松著作《在角斗场上》(之一)(1990年8月)	(72)
尼克松著作《在角斗场上》(之二)(1990年8月)	(78)
尼克松文章《戈尔巴乔夫的危机与美国的机会》 (1991年6月2日)	(83)
里根就雅尔塔协定签订40周年发表声明 (1985年2月5日)	(86)
里根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1985年2月6日)	(88)
里根在比特堡美空军基地讲话(1985年5月5日)	(92)
里根的对外政策咨文(1986年3月14日)	(96)
里根文章《我确信戈尔巴乔夫想实行自由市场民主》 (1990年6月12日)	(105)
布什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年会的讲话 (1988年4月15日)	(109)
布什宣布对波兰给予10亿美元援助 (1989年4月17日)	(112)
布什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的讲话 (1989年5月12日)	(116)
布什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1990年3月27日)	(124)

布什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	
(1990年5月12日)	(133)
布什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91年5月27日)	(137)
布什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	
(1991年7月30日)	(143)
布什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议会的讲话	
(1991年8月1日)	(151)
基辛格文章《从现实出发行事》	
(1987年11月22日)	(158)
基辛格《致美国下届总统的备忘录》	
(1988年9月19日)	(162)
基辛格对南朝鲜《东亚日报》记者的谈话	
(1988年10月)	(167)
基辛格谈90年代的世界形势	
(1989年1月)	(171)
基辛格文章《回复到沙俄,西方政策制订人没有准备》	
(1991年1月20日)	(176)
布热津斯基文章《结束雅尔塔会议遗留的问题》	
(1984年12月27日)	(179)
布热津斯基文章《共产主义的危机:公民参政的矛盾》	
(1987年10月)	(184)
布热津斯基答《今日美国报》记者问	
(1989年3月8日)	(195)

布热津斯基文章《苏联不该拒绝的建议》

(1989年3月13日) (200)

布热津斯基文章《“冷战”结束了吗?》

(1989年10月) (205)

布热津斯基文章《评苏联的解体》

(1990年11月) (212)

布热津斯基文章《西方的援助应促使苏联实行改造

而非改革》(1991年6月5日) (220)

舒尔茨接受摩根索奖时的讲话《美国对外政策的

道德和现实主义》(1985年10月2日) (224)

贝克在美国会外委会作证谈美国对外政策

(1990年2月1日) (231)

贝克演说《民主和美国外交》

(1990年3月30日) (238)

贝克在美国参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讲话

(1991年6月12日) (345)

贝克会见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国家小呼拉尔

委员和政府成员时的讲话(1991年7月26日) (247)

盖茨在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会议上的讲话

(1991年5月7日) (251)

戴高乐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说

(1960年4月7日) (253)

戴高乐致法国国民议会的咨文

(1962年12月11日) (255)

戴高乐巡视法国东部地区期间的演说	
(1963年4月22日至4月28日)	(257)
戴高乐的电视广播演说(1963年12月31日)	(260)
密特朗给苏联人民的信(1990年5月15日)	(262)
密特朗在七国首脑伦敦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	
讲话(1991年7月17日)	(264)
希拉克文章《雅尔塔之后——支持建立一个由大西洋	
到乌拉尔的自由欧洲》(1989年10月21日)	(266)
玛·撒切尔对国际民主联盟的讲话	
(1983年6月24日)	(270)
撒切尔夫人在剑桥大学演讲谈建立所谓“民主大联盟”	
(1990年3月29日)	(276)
撒切尔夫人讲话《我为什么支持戈尔巴乔夫》	
(1990年6月9日)	(278)
梅杰在招待戈尔巴乔夫宴会上的祝酒词	
(1991年7月18日)	(281)
西方七国首脑休斯敦会议经济宣言关于支持苏联	
东欧变化的部分(1990年7月11日)	(283)
西方七国首脑伦敦会议《经济宣言》关于支持苏联	
东欧变革部分(1991年7月17日)	(287)

杜勒斯^① 在美国国会的证词

(1953年1月15日)

这是杜勒斯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的一部分。他提出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解放政策”，鼓吹“必须时刻记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

有一个参议员询问杜勒斯关于他所主张的、与遏制政策相反的“更为有力或更为主动的政策”。

他回答说：

“……只要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着世界现有各国人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只要它正在设法至少把它的统治扩展到许多其他的国家，我们便绝对得不到巩固的和平或是欢乐的世界。”

“那些被奴役的人民是应该有自由的人民，从我

^①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国前国务卿（1953年1月——1959年4月），著有《战争或和平》一书。

们自己自私的立场看，他们也应该有自由，因为如果他们成为侵略独裁政治的工具的话，他们最后将被熔化成为一个对我们自己以至整个自由世界极其危险的力量。”

“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

“只有不断保持着解放的希望，只有利用一切的机会，我们才能终止这个笼罩着全世界的可怖的威胁，这个威胁强迫我们去作如此可怕的牺牲，使我们对未来存有那么大的恐惧。但是这一切是可以而且是必须以这样的方法完成的，这种方法将不致于引起世界大战，这种方法将不致引起叛乱，因为暴乱会被他们用血腥的暴力镇压下去……。”

“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摘自美国新闻处 1953 年 1 月 23 日华盛顿电）

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1957年7月2日)

宣称美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是基于这些国家政府将“破产”的假定，说这些国家会“发生演进性的变化”，并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后代会发生变化。

问：国务卿先生，你在旧金山发表的关于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你的态度似乎基于你以这些话提出的前提：“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你能够稍微谈一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是说，中国共产主义本身是一个要消逝的现象呢，还是这种类型的共产主义？

答：我首先指的是现在由我们所谓国际共产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共产主义。我认为，预言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内，不会有某种社会主义，那绝不是妥当的，因为共产党政权真是在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

义。他们在俄国并不自称要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说，实行作为一个实际可行的理论的共产主义的时间，还没有来到。人们不能预言，整个世界不会有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但是我的确相信，由严格地强求一致的做法和消除任何不同意见的做法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统治——这不一定属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它同样可以属于一种法西斯独裁——我并不认为这种政府和政权将长期在任何地方存在。

问：国务卿先生，毫无疑问地这是由于我自己的迟钝，但是我仍然弄不清你对目前中国的共产主义这种一时的现象所作的评论具体指什么。这种评论所预先假定的是不是你所推测的而且也是蒋介石总统仍然积极推测的某种进攻？要不，它所预先假定的是不是中国大陆上的某种暴动，或是中国政权更趋向于铁托式政权的改变，或是什么？

答：所预先假定的事情是这样：我们作为一种便于工作的假设，接受这样一种看法：那种专制主义将永不会获胜。那种响应人民的意愿而且容许思想和表达的多样性和自由的政府，才是有前途的政府。

现在，如我所说的，我们所采纳的是一种便于工作的假设。它成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全部行动、全部行为的基础。我说这是一个便于工作的假设，但是

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这些事情的结果多得不可胜数。我的意思只是，我们并不认为，那种专制主义代表中国或任何别的地方未来的浪潮。美国的政策的执行是根据这样一种假定——作为一种便于工作的假设——就是，自由政府终久将获胜，而专制政府终久将破产。

问：国务卿先生，你认为同一个便于工作的假设适用于苏联吗？

答：是的。我们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大概是演进性的。可以设想，它可能是革命性的，但是这看来是不可能的。的确，苏联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趋势：个人的自由比较起来稍微大了一些，表示意见的自由稍微大了一些，人民也稍微能够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

人们已经可以看到那种趋向的证据了。我相信，那种趋向将会占优势，我认为，美国应当象我所说的那样接受这个关于那种趋向将会占优势的假设，使这个便于工作的假设成为美国的政策的基础。

我不对这些事情定任何日期。我不说一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五年以后会发生什么，十年以后又会发生什么，但是我深信，那是一个基本的真理。

那是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它也是一个便于工

作的假设，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假设来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的。

问：国务卿先生，你的意思是，那时，赫鲁晓夫的孙子将有自由了，是吗？

答：哦，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问：国务卿先生，在俄国问题上，你说过，这种变化大概比较可能是演进性的。那么，共产党中国的这种变化你是否认为比较可能是演进性的，还是革命性的呢？你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表示过任何看法。你是否可以在那方面表示一些看法？

答：在目前，中国出现的革命因素看来比在苏联出现的要多，但是我不愿意人们把那句话解释成为一个说中国将要发生革命的预言。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结果。

（转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杜勒斯言论选辑》）